

◆ 流年碎影

哇，女兵

叶 炎

四十多年前，我在驻渝某红军师炮兵团当兵。一天，团卫生队里突然来了五个女兵。这不亚一则爆炸性新闻，瞬间传遍营区的每一个旮旯。

通信员小韩去卫生队给指导员取药，回来的时候神秘兮兮地凑在我耳旁说：我看见女兵了，哇，好几个呢，长得可水灵了。小韩说得神采飞扬。

也难怪，一个野战建制团，几千号人马，从战士到干部，清一色的纯爷们，正青春呢！又长年累月驻守在荒郊，大家开玩笑说，平日里天上飞的蚊子、地上跑的耗子都是带把的。这下惊喜来得有点突然，卫生队分来了几个女兵，而且个个顶个玉貌花容千娇百媚，作为一个正常男人，你如果说不激动没感觉那都是假话，虚伪至极。

女兵们真实身份是卫生员，和我们这些大头兵没有什么两样。平日管理这些女兵的是卫生队的一名医助，又黑又瘦，又矮又丑，脾气还挺倔，家里有婆娘，膝下有俩娃。政委说：嗯，不错，后勤处和卫生队还真动了脑子，最起码不会闹出什么绯闻来。

自从来了女兵，卫生队的“生意”一下子火爆许多，小小庭院常常门庭若市。当官的也好，当兵的也罢，有病没病都喜欢往卫生队里窜。

其实大家也就是“望梅止渴”，打个精神牙祭而已，并无实质性的战果。因为军营有一条铁的纪律：“战士不准在驻地附近谈恋爱。”当然也包括女兵。

不过也有胆大的主儿。那年代没有互联网，手机也没问世，实在憋不住了，有的天天站在卫生队女兵宿舍后面的小树林里高歌一曲或诵诗一首，有的寻找机会悄悄给女兵们传递小纸条，有的干脆写封情书，抒发内心的渴望。信封上不敢落款，那不是不打自招了嘛，只好写上“内详”。一般来说，这些内详的信件最后都不详了，不是被黑脸医助打劫没收，就是以查无此人为由退回邮局，根本不会让你“骚扰女兵”的图谋得逞。

其实这几个女兵还是比较幼稚天真的，根本没想到自己身处四面楚歌、随时都有可能被情感俘虏的危险境地。也许她们根本就沒把这当回事，甚至对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还挺受用。

萍在她们中间稍稍年长一点，理所当然成为她们的班长，大家称她萍姐，来自河南安阳，干活风风火火，为人热情大方，还能唱一曲字正腔圆的河南豫剧，一招一式功夫了得。小徐天生丽质，小家碧玉，一双杏眼瞟你一下都会让你心跳加速，一手漂亮的小提琴拉得你意乱情迷，听说她父亲曾经是我们团的副团长。还有小王、小李和小张，个个闭月羞花，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。团里搞文艺汇演，她们几个往台上一站，卫生队的冠军地位稳如磐石。

团里有了这么几个宝贝疙瘩，平添了不少的色彩、趣味和战力。开大会、看电影前一般都要拉歌比赛，小伙子们拼了命似的吼到嗓子发哑，几里外的来凤镇上都能听见。五公里越野、队列会操，只要请卫生队来保障，小伙子们都会超水平发挥，没有一个掉链子，成绩自然也会好不少。

五个女兵，五朵金花，让绿色军营的生活更加生动活泼、生机盎然。

◆ 家园小景

童年的乐园

安宇影

每年到了暑假，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，因为又可以去瓜田玩了。当然，去瓜田的主要职责是看瓜，顺便还得拔瓜田里的杂草。但是于我而言，那块小小的瓜田，还有那片广袤的田野和幽密的林子，不仅是我玩耍的天地，更是我和父亲、弟弟共同守护的乐土。

父亲找来几根废弃的椽子或檩条，在瓜田边搭建一个简易的瓜棚，上面覆盖一层玉米秆。再搬来一张小竹床放进棚里，我和弟弟坐在瓜棚里，就成了小小的瓜田守护者。脚下，碧绿的瓜藤瓜叶如地毯般延伸，一个个青黄相间的西瓜藏在叶子下，像一个个顽皮的娃娃，在和我们捉迷藏。微风吹过，青白的瓜叶翻滚，如同片片白帆，又如一层层海浪。

瓜田里生长着一丛丛茂密的狗尾巴草，是我们天然的玩具。我们拔出穗子，编成花环，戴在头上，抵挡烈日的炙烤。在那茂密的瓜叶间，还潜伏着许多小生命——蚂蚱和蝈蝈。蝈蝈藏在瓜叶间唱歌，那歌声时而细弱，时而清越，逗引着我们去捉。然而它们藏得又很隐秘，需仔细地寻找。我们循着歌声找去，每当发现一只，便小心翼翼地靠近，高抬腿，轻落脚，慢慢向前，瞅准目标，猛地扑过去。虽然很多时候都扑了空，但是功夫不负苦心人，一天下来，还是小有收获，能

捉到十来只又肥又大的蝈蝈。拿一根狗尾巴草茎，顺着蝈蝈的脖子串起来，挂在篮子里。晚上回到家，放在灶灰里稍微一烤，就可以吃了，虽然带着泥土和草叶的土腥味，但浓郁的焦香让我们乐此不疲。

瓜田旁边是一片茂密的林子。盛夏时节，密密匝匝的枝叶如同巨大的绿伞覆盖在树林上空，很有“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”的感觉。我喜欢在林中散步，慢悠悠地转来转去，摘朵小花插在发间，拾点干柴，看一群群的鸟儿在林中飞翔、嬉戏。我最喜欢听鸟儿歌唱，成群的鸟儿在林中欢快地飞来飞去，像一群快乐的歌者。那种



伙伴 汤吉 摄

◆ 生活流水

住院

黄玉林

7月11日，忽闻消息，谢老住院。问明原因，原来是用脑过度导致脑梗。

次日，到得脑神经外科48床，见谢老的夫人正在床头，以百倍的小心为丈夫擦拭手背。

好在并无大碍，行动如常，只是说话似与平日有点不一样，舌头像被一根线吊住了。夫妻俩解释说，这是因为牙不好，没拔干净，导致迟迟未补牙，说话漏风。不过我总觉得不光是缺牙的缘故，应该有脑梗作祟的因素。

谢老住院一天最大的变化，是一双小眼睛变得愈发细眯了。一笑起来，脸上隆起的肉把这条缝都隐藏了起来。后又发现，是他的脸有些浮肿。

同病房还有三人，靠门口的躲在被窝里，不明病情。另一位已经痊愈，虽然75岁，看起来比谢老年轻。还有一位40岁，但是看起来比谢老还要老。

用脑过度会导致脑梗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近几年，谢老沉迷创作，无暇锻炼，光是上半年，已发表34篇文章，且大多是几万字以上的。

谢老每天的状态，便是坐在

电脑面前，左手烟，右手茶，不停码字，不知窗外白天或黑夜。废寝忘食的状态和令人惊讶的高产，成就了“谢老”的地位，其实，论年纪，我该叫他小谢。

我不善安慰病人，但是劝谢老要改变生活习惯，一要开始锻炼，不要像千年乌龟那样整日整夜不动。二要少抽烟，适量喝点酒，酒可以活血化瘀，避免脑梗。后一个建议得到了同病房病友们的高度赞同。我问75岁的“年轻”病友：“喝酒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喝，我还带来了呢！”

过了两天，谢老在圈里发了一张图片，一只盐水瓶孤零零地挂着，管子延伸下来。我预感，无聊期间的文人谢老，可能要作诗了。

果然，18日，谢老发诗两首。

其一，《戒烟》：“医院白墙上的禁烟标志，突然比血压计更醒目，三十五年烟火气，被招灭在医护人员分诊台前。烟盒在口袋里醒来，又睡去，吸烟的区域尽头飘散的，是别人的雾。尼古丁这位旧友，此刻在强制的禁烟令背面，与我作无声告别。只有家中的靠椅

自由自在的状态，让人无比艳羡。蝉儿也不甘示弱，尤其是午后的蝉鸣，简直响彻云霄。蝉鸣打破了林子的寂静，不禁让人想起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

有一次，我曾在一棵树上看到一个鸟窝，爬上去，发现了三只青白色的鸟蛋，像三颗玛瑙一般美丽可爱。然而，当我捧着这些可爱的鸟蛋兴奋地回到瓜田时，却遭到了爸爸的严厉训斥。爸爸告诉我们，一只鸟一天能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虫子，它们是庄稼的守护神，是人类的好朋友，我们要保护它们，与他们和谐相处。听了爸爸的话，我惭愧不已，为自己的无知和鲁莽，同时也为鸟儿的能干深深震惊。

夏日的瓜田，是我童年的乐园。在这片瓜田和林子中，我不仅收获了无尽的欢乐，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大自然的知识。在这个乐园里，我从懵懂无知的孩童成长为风华少年，又一步步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。

记得，那些年陪我的星火，现在被窗口的风，数着秒。”

其二，《杯中辞》：“过去经不住劝时，端起酒杯，玻璃杯碰响时，我的手就微颤，杯里晃荡的液体，总想退回瓶中。他们说是麦子的漩涡，却烫着我的喉咙；他们说是葡萄的岛屿，却绞着我的胃。当所有潮水退去，我是清醒的岸。如今，一场疾病发酵后，医生和家人强制我，让我与朝夕相处三十五年烟兄弟，做一次痛定思痛的断舍离，朋友劝我，要端起酒杯，酒香的气息要比香烟的味道，更加绵长。难道余生偏要，人生有酒须尽欢？面对所藏上千种酒样，不知道是怎样的答案。”

这就对了嘛，戒烟，喝酒，也算是改邪归正，不晚。

18日晚，我又去医院看望。病房里另三张床空无一人，谢夫人也已回家。谢老独自一人，正下地活动。我见他面露微笑，眼神坚定，步伐轻快，看来恢复得比较理想。

既已基本恢复，我们便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，而谢老又在开始酝酿出院后的创作计划了。

